

天河有多宽

■ 叶正尹

七岁那年的七夕夜，我仰头问祖母：“银河到底有多宽？”她正往巧果上点红胭脂，头也不抬地答：“一个鹊翅膀挨一个鹊翅膀，排满了就过得去。”我又追问那得多少只喜鹊，她笑了，说天上的事谁数得清，反正每年就搭这一回，搭完就散。

这个答案让我满意了很久，因为它把一条浩瀚星河，缩成了一座可以想象长度的桥。桥能有多长呢？我试着望到天边，再往前多望一点点。

我不禁遐想，若真有鹊桥，古人该如何估算所需喜鹊的数量？我暗自推算：依照传说里“天河广十二万七千五百里”的尺度，假设每鹊展翅约尺半，首尾相接，那将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。数字虽荒诞，却透着古人拿人间尺寸去量天地的认真劲头。这种用脚步丈

量星辰的憨态，比任何天文数据都动人。今人动辄谈光年，可光年太冷，里与尺才带着手掌的余温。

唐人诗歌里的天河，又是另一种量法。白居易说“几许欢情与离恨，年年并在此宵中”，“几许”不是数字，是哭与笑摺起来的厚度。杜牧写“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”，凉是肌肤触到的温度，也是心里渗出的凉意。诗人从不问光年，他们只问一年的等待有多重、一夜的相会有多轻。天河在诗里忽宽忽窄。相聚时窄得能听见对方呼吸，离别时宽得能容下整片长安的灯火。

二十岁那年，我第一次用天文望远镜看织女星。目镜里只是一粒极亮的光点，冷白，稳定，毫无波澜。我不由想起祖母的话，想起那八亿五千万只喜鹊的算式，心里空了一下。那感觉就像有人抽走了脚下的砖。科学用光谱分析出织女星距地球二十五光年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却把我七岁那年用目光

搭起的那座桥拆得干干净净。原来我们这代人拥有了丈量天河的尺子，却弄丢了丈量天河的勇气。

那夜我关掉星图软件，重新仰头用肉眼去找。夏夜的天河其实很淡，恍若谁用指甲在深蓝绸面上轻轻划了一道。但当我盯着那道划痕足够久，它随之开始波动、漫溢，渐渐有了宽度。那不是二十五光年，而是从祖母的蒲扇到我手中的望远镜，中间隔着数不清的七夕。我忽然明白，古人丈量天河用的是目光、思念与等待。这些单位不精确，却让二十五光年的虚空，只容我一人走。

不知从哪一年开始，每逢七夕我都会想起那个“八亿五千万只喜鹊”的荒唐数字。它错得离谱，却比二十五光年更接近真相。只有相信距离可以搭桥的人，才会真的伸手去搭。天河有多宽？你若用光年问，它冷冰冰地答；你若用心问，它会让出一整条路的宽度，只等你抬脚走上去。

诗和
远方
就在家乡

织女是个手艺人

■ 黎月香

临近七夕，街角花店里的玫瑰已堆成小山。店员忙着包扎，头也不抬。这景象在心头落下一个疑问：千百年来，我们只顾着为牛郎织女的眼泪买单，却忘了织女的手，原本是用来织云锦的。一位能织出满天烟霞的神女，当真只甘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吗？

古人的心思，比我们细腻得多。穿七孔针、投针验巧、喜蛛应巧，哪一样都不是向月老求姻缘，而是向织女星求手艺。旧时女子乞巧，求的是针线活计的精进，是安身立命的本事。一双巧手意味着嫁入夫家不被轻视，意味着荒年时可以替人缝补换米，意味着在男权世界里攥住一点属于自己的底气。织女之所以被供奉，首先因为她是个顶级手艺人，其次才是那个隔河相望的妻子。

细想织女的故事，民间智慧给出了答案：织女下凡后依然日日织锦，那匹布卖了钱，才换来了柴米油盐。爱情让故事流传，但手艺让日子活下去。牛郎挑着儿女追赶时，扁担两头沉甸甸地往下坠，而织女回望时，手里紧紧攥着的，是她那柄织布的梭子。

如今的城市里，早已见不到对月穿针的女儿家了。可我看见午间烈日下送餐的女骑手，看见深夜台灯下批改作业的女教师，看见凌晨四点起来揉面团的女店主。她们手指翻飞的样子，和千年前织女的姿态何其相似。她们未必相信鹊桥相会的传说，但她们都懂得，一个人先织好自己的那匹锦，再去等另一颗星的

光。

想起清早的菜市场，卖豆腐的大姐切豆腐时刀起刀落，每一块都方正匀称，像是用尺子量过。我夸她手艺好，她笑：“练了二十年啦，闭着眼都能切。”说完又切完一块，利落得不像话。我看着她，忽然觉得，她就是织女。织女织云锦，她织的是千家万户餐桌上那一方白嫩。手艺不论高低，只论用心。把一件事做到极致，凡人身上就有了神性。

七夕之所以动人，恐怕不只是因为一年一度的相会。更深的

原因在于，织女始终是织女，她的身份没有因为爱情而改变，她的双手没有因为分离而停歇。银河那边，牛郎耕田；银河这边，织女织布。他们彼此遥望着的，不只是一张脸，更是一个在各自位置上全力以赴的身影。

今年七夕，我不想再相思。我只想替织女说一句：“别光记得我的眼泪，也看看我手里的云锦。”那里面藏着的，才是我在这世间真正的名字。愿天下女子，先修得织女的勤与巧，再遇见牛郎的心。

藏在柜子里的“七夕”

■ 赵学潮

又一个七夕到了，50多年前一家人过七夕吃西瓜的尴尬往事，再一次浮上心头。

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。家里穷，一年到头，只有过七夕才能吃上一回西瓜，而且每人分不上几块，根本过不了瘾。

“宁穷一年，不穷一节。”这是父母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七夕前一周多，父亲不知从哪儿买回一个篮球大的西瓜，翠绿的皮上带着几道深黑色的花纹，说是留着“七月七”吃。母亲把西瓜藏进存放小麦的那个老木柜里。那柜子足有半人高，我个子矮，就算掀开柜盖也拿不出来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放学回家的头一件事，就是搬来小板凳，蹑上去趴在柜沿上，透过柜盖缝隙往里瞅。柜里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瞧不见，可我知道，那个圆滚滚的宝贝就安安静静地躺在麦堆里。我天天掰着指头算日子，恨不得一觉醒来就是七夕。后来实在熬不住，便偷

偷拿了姐姐的毛笔，在柜子对面那面墙上，歪歪扭扭写下几个大字：“光荣的七月七快点来吧”。这几个字，后来成了一家人几十年的笑谈，每年七夕都要被翻出来打趣我一回。

七夕终于到了。傍晚，天边还挂着最后一抹红霞，一家人围坐在院里那张旧饭桌旁。父亲笑着冲我眨眨眼，打开木柜，双手把西瓜捧了出来。我围着桌子转圈，盯着那个西瓜，觉得它比刚买回来时似乎更圆了些，翠绿的皮上竟浮着一层薄薄的水光。

父亲把西瓜放上桌子，菜刀刚挨上瓜皮，只听“噗”的一声闷响。不是熟透的西瓜该有的清脆裂开声，而是软塌塌的泄气声。父亲脸色变了，手起刀落把瓜切成两半。全家人都愣住了：瓜瓤早已没了鲜红的色泽，泛着暗沉的黄褐色，汁水稀稀拉拉地淌出来，不像汁，倒像是浑水。凑近一闻，一股酸腐的甜气直冲鼻子。

“咋成了这样……”母亲喃喃地说。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把两半西瓜小心合拢，抱着往外走。他蹲在墙角，用勺子把坏掉的瓜瓢一勺一勺挖出来，倒进猪食桶里。瓜皮碰着桶沿，发出闷闷的“咚”声。酸腐的甜气混着夏夜泥土的潮味，钻进鼻腔，成了我这辈子忘不掉的味道。

“早知这样，还不如早点让我把它消灭了。”我噘着嘴，满肚子怨气。“唉！”父亲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那口气吸得格外重，像是把整个七夕的遗憾都叹了出来。母亲转过身去，用袖子擦了擦眼角。

一家人不欢而散。

如今，西瓜不再是七夕才有的稀罕物，一年四季随时随地都能尽情品尝。超市货架上，麒麟瓜、黑美人、特小凤，圆滚滚地挤成一片，想吃，扫码付款就能抱回家。那样的尴尬事再也不会发生了。

七夕里的长安

■ 杨力

1300年前，唐人崔颢以如椽巨笔，写下诗句“长安城中月如练，家家此夜持针线。”寥寥数语，便定格了那个伟大都市千年之前的七夕之夜。每当这诗句在唇齿间流转，一座月光如练、万户穿针的长安城，便在想象的星河中缓缓浮现，带着盛唐的风华与温度，穿越时光的帷幕，铺展于我们眼前。

长安城在七夕的夜色中褪去了白日的喧嚣，换上一袭温柔的银纱。月光不偏不倚，洒落在朱雀大街宽阔的青石板上，映出千万道细碎的光影；也无声地漫过曲江池畔的垂柳，拂过大明宫高耸的飞檐，最终停留在千家万户半掩的朱窗前。这一天，属于天上的牛郎织女，也属于凡间的每一个女儿。“家家乞巧望秋月，穿尽红丝几万条”。庭院里，瓜果新摘，香案齐整，姑娘们梳妆毕，结彩缕，对月穿七孔针，针眼细若毫发，手指轻颤间，红线穿过，便意味着“得巧”。这并非单纯的女红技艺的较量，而是对“巧”的虔诚崇拜，是对智慧、灵巧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从《西京杂记》所载“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”，到盛唐时宫中搭建乞巧楼、宫女

以五色线穿九孔针，这一习俗绵延千年，从未断绝，将“巧”从闺阁中的女红升华为整个民族对匠心与劳作的尊崇。

然而，七夕的长安，既属于欢腾的市井，也属于幽深的宫阙。崔颢的诗笔由民间转入深宫，写下了另一番景象：“长信深阴夜转幽，瑶阶金阁数萤流。班姬此夕愁无限，河汉三更看斗牛。”长信宫的夜色是幽深的，瑶阶金阁在流萤的微光中若隐若现，而班婕妤独自伫立，仰望星河直到三更。天上牛郎织女尚有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，而深宫中的女子却只能在寂寞中遥望斗牛。沈德潜评此诗“情深无限”，正在于它由民俗的热闹转入个体的孤独，天上人间的阻隔与班姬的幽怨交织，拓展了七夕主题的情感深度。长安的七夕，不仅是举国欢腾的节日，更是一座城市复杂情感的宏大交响——有少女穿针得巧的雀跃，有思妇临窗望月的惆怅，有宫墙深处独对星河的孤寂，也有千家万户对团圆与美满的共同期盼。这多重的情感层次，让长安的七夕有别于任何其他城市的节日，它因为容纳了人间的全部悲欢而显得格外辽阔。

除了穿针乞巧与宫苑幽思，七夕的长安还见证了无数深情的盟誓。华清宫在七夕之

夜灯火璀璨，唐玄宗与杨贵妃于此立下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的誓言，将七夕从一个女性的节日拓展为爱情的象征。唐人婚礼中“却扇礼”“合髻之礼”等仪程庄重而典雅，将爱情的承诺化为可视的礼制，让七夕这个节日承载了婚姻美满、家庭团圆的厚重内涵。及至宋代，泰观以“金凤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将七夕的意境推向哲学的澄明，而这一切的源头，都可以追溯至长安月下那些最初的新愿与盟约。

千年后的今天，长安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坐标，更是我们精神版图里永不褪色的文化符号。崔颢笔下的月光依然照着这片土地，而七夕也已升华为整个民族共有的情感密码。从《诗经》“跂彼织女，终日七襄”的星象咏怀，到“长安斗门石婆庙七夕传说”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，这一节日将古老的星辰叙事、女性的灵巧祈愿、爱情的坚贞承诺，与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融为一体。七夕里的长安，是诗的长安，是情的长安，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永恒见证。当我们今宵再望星河，我们所凝望的，不仅是两颗星的相逢，更是一个民族沿着月光照亮的道路，走向内心深处那份永不凋零的团圆与眷恋。

七夕，醉在银河

■ 乔志兵

我把落叶和脚印留在银河岸上
向后仰倒
你在七夕鹊桥上
安静地坐着，不说话

我听见你的心跳
很慢，很轻
你的裙摆铺成了整片夜空
很甜，很美

七夕，顺着你的指尖
滑进一条没有尽头的河
我不再需要岸
把我轻轻裹住
醉在你的怀里，不起来